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八

晉陵蔣仲舒編

三國 魏

一

武帝操 字孟德小字阿瞞一名吉利

武帝使盧洪趙達撫軍主刺舉軍中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武帝與曹洪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武帝有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武帝有碣石歌四章一曰龜雖壽其辭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晉王敦每酒

後輙詠此語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文帝丕字子桓操長子初爲五官中郎將後嗣位爲丞相魏王稱受漢禪其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

文帝大興軍伐吳爲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臨江觀兵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没乃賦詩引還其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阮元瑜早亡帝傷其妻孤寡爲作詩曰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廻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三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帝代宋作詩

二章其一曰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
同去今將爾同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其
二曰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
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遥踟蹰不得並

甄皇后文帝后也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
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
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後爲郭貴嬪所譖賜死
臨終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

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從修。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丕既納甄后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咸熙初習谷出守常山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迎以文車十乘車徒咽路塵起蔽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近望之如列星又爲銅表誌里數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處深帷之内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

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鉞神按晉末七字是妖辭銅表誌道是土上出金以蜀置臺下則火在土下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與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之兆晉以金王也

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封陳王謚曰思謝靈運嘗言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用一斗

文帝嘗與陳思王同輦出遊見兩牛在墻間鬬一牛墜井死詔植賦詩不得言鬬不得言牛不得言井不得言死走馬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即加罪植策馬而馳應口即成曰兩肉齊道行頭

上戴横骨行至凶土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賦成步猶未竟。

文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一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曳聲

子建宜男花頌曰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緑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克昌。

初陳思王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
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
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不覺泣下時已為郭
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
賚植植還息洛水上感而入夢植悲喜不能自
勝因作賦名曰感甄又作蒲生行曰茱萸自有
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
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

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
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植以此篇當后
塘上行後明帝見感甄賦改爲洛神賦

楊修字德祖彪之子楊震畏四知楊秉三不惑楊賜讓論切直楊彪名震四海孔融稱爲四世清德修嘗以寶劍與文帝帝愛其才美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人餉武帝一栝酪帝啖少許盖頭上題合字以示
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
口耳何疑帝作相國門自出看題活字便去修即令壞之曰門中活闊字嫌門大也

武帝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帝謂修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帝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王粲字仲宣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

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號建安七子世目曹子建爲繡虎王仲宣爲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鵠皆踰其文

王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表以粲貌醜不甚禮焉粲於是登樓作賦因名仲宣樓時容荊已久又作七哀詩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一事而七者具也其辭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

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此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悞一道

徐幹 字偉長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徐幹於清河道中見挽船士新婚與其妻別幹作

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凉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黄鵠。比翼戲清池。

劉楨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幹答詩曰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

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
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云

陳琳 字孔璋武帝書檄多琳所作帝素患頭眩每讀琳檄文輙喜曰此愈我病

文帝爲五官將時得馬腦以爲寶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琳賦曰爾乃他山爲錯荊和爲理、制爲寶勒、以御君子。粲賦曰因恣象形。雕彤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直。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騄驥之儀式。

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鬭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

枉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池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一　阮瑀字元瑀少受學於蔡邕太祖使與陳琳並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武帝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乃逃入山中帝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帝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按節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炎。

女爲悅已謌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帝大悅

應瑒 字德璉漢泰山太守劭之從子

應瑒嘗侍五官將集建章臺丕命諸文學賦詩瑒應令曰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爲極讙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劉楨 字公幹七子中以曹劉爲絕唱

建安七子陮劉公幹獨爲諸王子所覩五官將嘗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夫人出拜坐中咸伏公幹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减死輸作署吏楨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故雖論作而不悔云

刘公幹辯欵無對既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太祖至尚方觀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

因喻已自理踞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公幹配輸作部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劉公幹大暑賦云其爲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爲輿達炎燭威靈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歘喘氣

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晨晙捉罇而去嚌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繁欽字休伯少得名於汝潁為丞相主簿

繁欽文才機辯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有定情詩曰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卽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

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美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瑇瑁釵何以答歡悅紈素三條裙何以結愁悲白絹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蹰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飄風

吹我裳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爲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然後尅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厠此醜陋質徙倚無所之自傷天所欲淚下如連絲

吳質字季重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南皮之遊甚樂

文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保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就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没無所益身歿名不書慷慨自俛俛庶幾烈丈夫

楊豐 初名和若 字伯陽

楊和若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明帝叡 丕子甄皇后生也后被譖死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

明帝時昆明國獻嗽金鳥形如雀色黄常翺翔於海上飴以眞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謂之辟寒

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
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
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
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司馬宣王平遼東
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篤疾急召之乃乘
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
應璩字休璉瑒之弟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
朱建平相璩曰君年六十二先此一年
當獨見白狗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
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作急遊觀飲讌自

娛六十二
卒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室內嫗麁醜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朱子語錄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漢桓帝時有馬子侯者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相嗤誚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

將雛。輙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色。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摇頭。

程曉 字季明衛尉安鄉侯昱之孫以祖功分封列侯

程曉嘲熱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

所說無一急沓啥一何多疲瘵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沲莫謂爲小事亦是一人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訶

嵇康字叔夜其先姓虞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寓居山陽貧鍜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東平呂安與嵇康友善後安兄巽姦通安妻乃誣安不孝繫獄辭相證引因收康初康採藥山中見隱者孫登謂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及是縲絏乃作詩自責曰嗟余不敏好善闇人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至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臨刑語人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顏色自若 康與安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

來値康不在康兄喜出户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阮籍 字嗣宗瑀之子性好飲聞步兵厨多美酒乃求爲步兵校尉嘗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又對人能爲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讐疾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鄰家有婦當壚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阮醉便眠其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其嫂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登蘇門山有眞人樵伐者攤鄰巖側籍就之箕踞相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

長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𠾱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籍旣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蘇門先生即孫登也宋潘子真以霜威能折綿風方欲冰酒之句問黄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按晉阮籍大人先生歎有曰陽

和微弱陰氣竭海棠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

鍾毓 字稚叔弟會字士季繇二子夏侯玄以其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既被桎梏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

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蹟毓語會聞有女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公釋褐政府三十六月擁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

何駃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司馬景王與鍾毓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在坐共嘲毓王以毓父諱戲問曰臯繇何如人毓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陳羣太丘長陳寔孫也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晉間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三隨母至潁川讀故陳太丘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

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而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堯山堂外紀卷八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

晉陵蔣仲舒編

三國 蜀 吳

龐德公南郡襄陽人龐士元從父也隱居峴山南司馬德操年小十歲兄事之故呼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床下公初不令止後攜妻子入鹿門山

龐德公有於忽操三章其一曰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末王良之手今後車載之前行險既

以覆兮後遂遂其猶來雞目盻忘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其二曰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為椽櫨桷榱之累重顧柱小之柰何方風雨之臨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不知壂之忽然兮其謂安何其三曰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司馬徽字德操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從子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氷鑑

司馬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辯其高下每輙言佳其婦諫曰人質疑于君君一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咨曰如君言亦復佳

諸葛亮字孔明封武鄉侯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兄弟並有盛名各在一國瑾仕吳亮仕蜀誕仕魏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黄彦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

醜女

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其辭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

晏子。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子曰二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啣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漢末曹操既殺孔融楊修又送禍於荊州假乎黃祖三子皆天下之望也武侯梁父吟殆為此設

諸葛亮表都護李嚴嚴少為郡戰吏用情深尅苟一利其身鄉里為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張裕

張裕饒鬚蜀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郡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先主無鬚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後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一坐絶倒

馬良

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蜀中諺曰馬氏五常白

眉最良季常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有五門子孫舊傳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為名主養豬賣豚故名為之語曰苑中三公館下二卿五門嚯嚯但聞豚聲

秦宓當時以博識稱諸葛孔明呼為學士

吳使張溫聘蜀溫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四顧以此推之頭在

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寄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寄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寄曰姓劉何以然曰其子姓劉是以知之

梁寄遠遊詩曰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巖穴非我鄰林藪無知巳虎則豹之兄鷹則鶴之弟困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猛氣何咆厲陰風起千

望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支謙 吳高僧

吳主權巳制江左而佛教未行有支謙者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傳覽經籍莫不精究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周瑜 字公瑾舒人矜孫策年十餘歲巳交結知名瑜瑜與策同年而小一月便推結分好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周公瑾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公瑾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云曲有誤周郎顧

諸葛恪字元遜瑾之子少有才名吳主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及立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乃以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與恪並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侍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諸葛瑾為豫州語別駕向臺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恪不相見後於張輔吳昭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瑾面長似驢吳主權使優人牽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胼恪亦侍宴乎請筆於題下添寫之驢二字吳主美其明敏即以驢賜恪又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手吳主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三百枚吳主問恪曰入令君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吳主大笑

吳主權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嶽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

謾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衆皆大笑

吴主權嘗燕見費禕逆勅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會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主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吳主大會將佐命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前張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伏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張卒無

辯遂為
盡爵

吳主亮初即位以諸葛恪為太傅時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鼉有鱗介甲兵之象也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吳建興初又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揚子閣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

纍身篋束其腰投之石堈鉤絡鉤帶也楊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堈云

薛綜字仲文瑩之父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馬吳主皓追歎綜遺文命榮繼作瑩獻詩三百餘言

蜀使張奉於吳主權前列闞澤姓名調澤澤不能答時薛綜為選曹尚書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

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張純字元基同郡張儼字子節朱異字季文吳郡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張純少有清才與張儼朱異俱童少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席曰

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儀賦六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日立成據大惟悅

韋昭字弘嗣史音諱改名曜少好學能屬文官中書郎撰吳鼓吹曲十二曲吳人多言祥瑞吳主晧問昭昭曰此家人篋篋中物耳後竟殺昭

吳鼓吹曲有云炎精缺者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當漢朱鷺其曲曰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赫武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宛潁平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金聲震仁風馳顯高門啟皇基統罔極垂將來

吳鼓吹曲有云漢之季者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當漢思悲翁其曲曰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

雲旗建厲六師羅八陣飛鳴鏑接白刃輕騎發
介士奮醜虜震使衆散刧漢主遷西館雄豪怒
元惡僨赫赫皇祖功名聞
吳鼓吹曲有云伐烏林者言魏武旣破荆州順流
東下欲來爭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
而破走也當漢上之回其曲曰曹操北伐拔柳
城乘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衆旣
降操屠荆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

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吳鼓吹曲有云克皖城者言魏武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為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當漢戰城南其曲曰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戢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民昭至德

吳鼓吹曲有云章洪德者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

方耒附也嘗漢將進酒其曲曰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償充庭所見日新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晉司空循之父元帝嘗與循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循未得言元帝自憶曰是賀邵循不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帝愧慙三日不出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

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吳主皓然後得釋

末主皓 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爲晉所滅

吳主初從步闡之請遷都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時有童謡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陸抗以聞乃還都建業

吳主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獻

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

太平矣。皓聞之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

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

吳主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叶

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以語羊

祜祜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時益

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乃加濬龍驤將軍及征

吴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晉既平吴武帝引見孫皓帝問皓聞南人好作爾汝詩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晉平吴後江南有童謡云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吴當復又有云宫門柱且莫朽吴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有云雞鳴不拊翼吴復不用力于時

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葢直斥之云

兆山堂外紀卷九終